



◎丝路回响（四）

华戎交会的张掖故地

□柯英



张骞出使西域 邵宏江临摹

张国臂掖

公元前126年，汉使张骞在匈奴随从堂邑父陪同下，历经九死一生完成了史称“凿空”的壮举，终于揭开笼罩在汉王朝面前的西域迷雾，一条丝绸般华丽的大道渐渐展现在汉武帝面前，他豪情万丈地挥手指：“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于是，养精蓄锐的汉军剑锋所指，挥师发动了征伐匈奴的“河西战役”。这场战争以匈奴败北、远走天山而告终，狄青、霍去病、李广等人的伟名灿若星辰般镌刻在河西大地。当年匈奴盘踞的祁连山下，一个包含大汉风发意气的城池卓然而立——张掖。

张骞与匈奴随从相依相辅的关系颇具隐喻意味。往后千余年的岁月里，祁连山下、黑河之畔的这片绿洲沃土，始终是游牧与农耕相互交织，胡戎与汉人错杂相居，月氏、匈奴、乌孙，以及后来的鲜卑、氐族、拓跋氏、吐蕃、回鹘、突厥、党项、蒙古等，一支支强悍的马背上民族，都曾在这块土地上争锋过、繁衍过。这是一片交织着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的地域，轻扬的牧歌与流荡的驼铃、和平的炊烟与征伐的烽火、悠然的耕牛与萧杀的铁蹄、柔软的丝绸与坚硬的兵革，既对立，又统一，而每一次争伐，都为加快民族融合注入新活力。在长达十多个世纪的时光中，张掖在时断时续的烽火洗礼中，坚韧地站成中原王朝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集散地或中转站。开放，包容，兼蓄，成为丝路重镇张掖经久不息的底色。

张掖的开放和包容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如同它居中四向的地理位置，天然地接纳着东西南北的风云际会、沙砾聚散。

从张掖故地走出去的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也是最初活跃在丝绸之路的商旅。秦朝末年，他们的先祖月氏人一度称霸河西走廊，在今张掖市临泽县一带筑城建都，名曰“昭武”。黑河水沃灌的辽阔草原上，月氏人擅长养马，兼作农耕。月氏人的具体养马情况，史书记载有限，只是不经意间透出了“控弦十万”的壮观，而实际养殖的马匹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公元3世纪粟特人康泰所撰《外国传》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也。”月氏人的马匹不仅能够自足，而且对外交易，一度在昭武城周边形成了西北茶马互市的商贸中心，开辟了畜产品、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流市场。后来昭武城为匈奴所破，月氏人的后裔流落到中亚、西亚一带，建立了九个绿洲王国，史称“昭武九姓”，即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其王不忘故地，均以“昭武”自称。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目的就是寻找和联合月氏人，东西夹击匈奴。然而，当他几经辗转到达康居、大月氏国时，这些昭武的后人自认为远离汉朝，要过安宁快乐的生活，不愿再操戈为战。汉朝远交近攻的战略落空了。

虽然联盟未成，但善于外交的张骞却促成中亚诸国与汉朝的贸易往来，缔结了一条贯穿中西的丝绸之路。此后，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互派使者，民间商业活动也逐渐增

多，其中尤以康国、石国的粟特人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那时，从洛阳、长安到中亚、西亚的万里丝绸路上，一支支粟特人、突厥人组成的商队，胡歌蕃语，驼铃声声，他们驮载着中原的丝绸、铁器、漆器、瓷器输往西域，也驮载着西域的玉器、香料、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来到中原。汉武帝对这些来自西域的物种十分好奇，把葡萄、苜蓿种在离宫旁，当奇观赏赏。苜蓿作为优良的饲草，逐渐在民间推广开来。同时，汉朝的耕作技术、建筑技术等传播到了西域，西域的佛教、魔术、角尺奇戏、音乐、绘画等宗教艺术传入中原。

东半球与西半球的时空对话从一支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骆驼开始，越走越宽广。

那些往来于丝路古道的西域胡商使节，每至张掖，注定要停下疲惫的步履，整理行装，补充给养，消解一路风尘。地肥水美、牛马披野的张掖，为西域商旅提供了打尖歇息的条件，胡汉并存的民风，让来自西域的胡商如归故里。西汉王朝也非常重视丝路贸易往来的繁荣局面，在当时的张掖郡治所（li）得和居延属国开办了官方市场，出土的居延汉简涉及市场交易的颇多，有一则汉简写道：“责广地口隧长陶子赐练襦一领，直八百三十，今为居延市吏……”还有一则写道：“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载鱼之饍得卖。”这两则记载，一个是任命陶子的人为居延市吏，一个是委托客商到饍得市场去卖鱼。饍得和居延的“市”，均有固定的场所，四面围墙，内建店铺，汉书记载说：“方市匱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长期寓居张掖的粟特商人，则安家落户，融入世俗，成为地方贵族。张掖市高台县地堰坡一座魏晋墓出土过两幅棺板画，一幅绘两个胡人对坐，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头戴尖顶高帽；另一幅绘乐舞胡人四个，两人打鼓敲击，两人舞蹈，他们的形象与裴荣肖似唐三彩中的拉驼粟特商人。考古学家依此推测，前两人可能是墓主人，应为粟特贵族，乐舞四人则是他们享受世俗生活的写照。



张掖高台县地堰坡M4墓葬壁画娱乐图

华戎交会

霍去病、狄青跃马扬鞭、开疆辟壤的功勋，激励着怀揣梦想的有志之士前赴后继，奔赴张掖。这座开放、包容的城池，毫不吝惜地为众多追梦者提供了疆场，赋予了荣光。

西汉末年，中原板荡，然而，西北边陲的张掖却呈现出一派“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和“内外相和”的盛况。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要感谢汉将窦融。

窦融家世显赫，祖上便与张掖颇有渊源。高祖父在宣帝时曾以二千石任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都尉，从弟也曾做过武威太守。一门三世官职河西，自然对河西情有独钟。窦融出道时，不幸赶上了西汉末年的大乱，王莽篡权后，他先在王莽麾下任职。

王莽败后，投身于更始皇帝刘玄的大司马赵萌。在纷乱的世道中，局面一时难定，窦融想到河西大展抱负。一次家庭聚会上，他对家人说：“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家人听他一番宏论，都觉得在理，自然支持。后经赵萌推荐，更始帝任命他为张掖属国都尉。

夙愿得偿，窦融欣喜万分，当即放弃现成的浮誉，拖家带口，西出长安，千里迢迢奔赴张掖一展壮志。他一路思考着一个现实而宏大的使命：如何才能使一个胡汉交会的边陲之城在天下纷乱的大势下向隅而立？他想到了“怀辑羌虏”，想到了“内外相和”，想到了“修兵习战”，想到了“屯田安民”——

但他万万没想到，刚到张掖却碰了一个软钉子。当他满腔热血向张掖太守任仲陈述安边怀民之策时，任太守不耐烦地听他激昂陈辞后漠然置之，讥讽他不谙民风。都尉和太守虽是一个级别，却受太守节制。太守治民，属国都尉掌管兵权，管辖属国的少数民族，统领河西诸郡的郡都尉。窦融毕竟在政坛中心历练过，深谙权谋之变，为了实现抱负，他逐个把张掖郡都尉史苞、酒泉郡都尉竺曾、敦煌郡都尉辛彤、金城太守库钧、酒泉太守梁统团结到了自己周围，厚植根基，孤立了张掖太守任仲和武威太守马期，两位不合时宜的太守随后解绶而去。

公元25年，西汉最后一位皇帝——更始帝刘玄败北，一时之间，天下纷乱，时局莫测。这时，窦融的一个谋断，决定了张掖在乱世之中的立足所在。

一天，他邀约河西诸郡主管理事，分析天下大势后提出：“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均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五郡太守相互谦让，商议后，大家认为窦融具有雄才伟略，堪当重任，于是共举他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领命后，重新调整了郡守职位，依旧镇守张掖，统帅五郡。张掖自然而然成为河西的统治中心。

斗绝羌胡中，自强是首要之本。他针对匈奴屡次犯边加紧修兵备、习战射，修缮防御设施，巩固地方武装。虽时有羌胡犯境，但平时训练有素，各郡相互配合，终未酿成大战。在中原狼烟遍地时，河西则一派祥和安宁，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荒者，归之不绝。”他随即号令各郡妥善安置流民，把秦地流亡而来的“战争灾民”收归麾下，无形中充实了边陲空旷，河西走廊的影响更大了。

民以食为天，农业为国运根基。他整顿和发展屯田，对军屯的各级官吏进行整顿和补充，赦放囚徒为屯田卒，奖赏对农业有功之人，激发民众畜牧田作的积极性；同时，禁止屠杀牛马，保存耕畜之力；还禁止伐树，防止水土流失。对善牧的少数民族宽厚有加，鼓励匈奴、卢水胡等民族发展生产。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原本不事农业，在胡汉交错的环境中，他们也从汉族学到了农业生产技术，“蕃人旧日不作犁，相学如今种禾黍。”西汉开疆以来，胡人与汉人各自相安的局面，被窦融的怀柔政策轻轻一拨，胡汉融合的步伐空前加剧，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一致对抗外侵，内外相和的局面至少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极致。

商业贸易上，由于物质生产的丰富，贸易交流随之兴旺起来，一批批西域的胡商、中原的汉商，奔着河西的平安安定而来，张掖的大街小巷时见异地商旅，酒肆旅馆时闻南腔北调。窦融治理下的张掖，“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窦融经略张掖13年，以宽和、包容的为政之道，让乱世之中的张掖蒙福。他治下的河西五郡盛况，一直持续到东汉中期，《后汉书》这样描述：“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

贩客，日款于塞下。”

如果说窦融是大汉族政策的推行者，尚有民族优越感，那么，匈奴后裔——北凉王且（音ju，同沮）渠蒙逊治下的张掖当令人刮目相看。

且渠蒙逊是临松（今张掖市马蹄寺山下）卢水胡人，其祖先为匈奴左且渠，遂以官号作姓氏。在南北朝群雄争霸的大势之下，博涉群史、颇晓权变的且渠蒙逊顺应时势，在家乡起事，振臂一呼，万众相应。公元401年，他先拥后凉太守段业为北凉王，而后诛之自立为王，在弱肉强食的五胡十六国中争得一席之地。虽然北凉只是一个20多年短命王朝，但且渠蒙逊的作为却是中国最黑暗、最无序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抹亮色。

且渠蒙逊受汉文化影响颇深，执政之道上刻意向汉人看齐。为改变频繁战争造成的“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的严峻局面，他学习汉朝的做法，减轻赋税，休养生息，颁布中国历史上首个《劝农令》，严令“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力”。意思是说免除各种赋税，让老百姓安心种田，严格督促官吏劝课农桑。有一年春天，干旱缺水，禾苗不生，蒙逊居然仿效汉武帝“罪己诏”的做法，下诏自责：“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归枯壤。将刑政失中，天下有冤狱乎？役赋繁重，上天所遣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读这些文字，根本看不出一点匈奴后裔的痕迹。蒙逊的“重农”政策成效非常可观，永安二年（402年），北凉与后凉交战失利，当时后凉的姑臧正闹饥荒，且渠蒙逊不计前嫌，一次送粮万斛，赈救饥民。北凉同后秦的一次战斗中，世子沮渠兴国被俘，蒙逊送粮30万斛赎回。纵观十六国时期，黑河流域已成为超过中原的经济繁荣区。

蒙逊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对于饱学之士，不论胡汉，全都委以重任，还仿效中原王朝，发出诏谕鼓励百姓进言纳谏。对于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一时之间，形成了“时天下乱扰，唯河西独安”的局面。还有北凉石窟的建造、佛教的普及弘扬，都有力地推进了佛教东渐。作为匈奴的后裔，深度汉化的且渠蒙逊的确把民族融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所建都的建康郡至今屹立在高台县西南，俗名骆驼城，是西北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站在三丈高的古城角墩上四顾茫茫，繁华已成尘烟，残垣断墙像几根精光的骨头，半掩在茫茫黄沙之中，昔日驼铃叮当、角鼓铿锵、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骆驼城只留在想象中。



张掖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的胡俑牵马木雕

万国博览

今天的张掖，但凡粗通文史的人，总要底气十足地讲到一段引以自豪的地方史：隋炀帝在张掖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是中外历史上最早的“世博会”。“万国博览会”的确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

展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扬帆远播”，主要为明、清宫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域外输出的产品：一部分为中国对外输出的瓷器，另一部分为同类型于宫廷赏赐品的输出文物。清宫留下的物品中有大量当时赏赐给各国使臣及传教士的同类礼品，这些礼品有些是由宫廷造办处制作，有些是由各地臣属敬献，通过皇帝赏赐的方式向域外传播。它们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并大受追捧，以至于在欧洲掀起强烈的“中国风”。

第二部分为“西风东渐”，主要展示与西方科学知识有关的图书、钟表仪器、医药等方面的文物。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和有技艺特长之人长期供职于中国宫廷，反映西方科学和文化的物品大量进入宫廷，宫中到处闪现西洋奇器的身影，构成中国明、清宫廷独特的西洋景观。

第三部分为“交互参酌”。西方科学技术

大事件，是开放的张掖亮给世界的一张名片，而促成这一宏大事件的主角叫裴矩。

隋朝建国后，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恢复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地处西北的张掖同样受益，在利好政策刺激下，生产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加，贸易不断繁荣，西域突厥人、吐谷浑人、粟特人、波斯人，络绎不绝地涌向繁荣富庶的张掖。一时间，商贾云集，华戎交会，张掖几乎成为一座国际性贸易城市。这个信息传递到洛阳，一直想为打通西域、扩疆辟壤找到一个跳板的隋炀帝当即相中张掖，随即派吏部侍郎裴矩前往张掖主持“互市”。

尽管后世对裴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也是一个善于经济的奇才。

裴矩抵达张掖后，主要任务是联系和沟通西域诸国，进行招商活动。为此，他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和敦煌等地，对战争中废弃的驿站重新恢复和设置，西域诸国商人经张掖到长安时，沿途驿站都为他们无偿提供食宿。为吸引西域诸国，裴矩采取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啖以厚利，导使人朝”，这一策略，相当今天各地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一样，给了西域诸国的商人诸多利好，吸引着更多的商队来华贸易。同时，派遣使者到高昌、伊吾等国，介绍中国贸易政策和发展前景，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力。这些措施取得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西域每年输入隋朝的物资多亿万计。

裴矩主持互市的同时，还做了一件讨好炀帝的大事：编撰最早西域地图——《西域图记》。他利用与外国使者、商客接近的机会，倾心结交西域各国的官吏、使者、商人，了解西域诸国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服饰、礼仪等，搜集各国相关的图书资料，又将西域使者和商人“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著止，即丹青模写。”然后将所记、所画汇集成为《西域图记》，呈报给了隋炀帝。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然欢心，每天都把裴矩叫至御坐前，向他询问西域诸国的情况。由此，促成了隋炀帝“通西域，四夷经略”的宏大理想开花结果。

公元609年6月，隋炀帝击败吐谷浑，穿过扁都口，抵达焉支山，召见西域诸国使节，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国王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列道参拜。武威、张掖郡的士女穿着鲜艳的衣服沿途迎接，绵延数十里，展示着中国的强盛。诸国使者一一呈上精美贡品，炀帝赐给他们丰厚无比的丝绸、玉器。之后，大帐内设宴款待外国使者，大帐前，歌舞升平，五彩缤纷，诸国艺人同台献艺。会场外摆摊开市，民众熙熙攘攘，诸国商旅从西域带来的玉石、马匹、珠宝、香料，本地商人的丝绸、漆器、药材、青铜器、瓷器、粮食、马匹等陈列道边，自由贸易。政府主导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中西贸易盛会，就这样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历史。

这是张掖的殊荣，也是河西走廊多民族走向大一统的起点。

隋炀帝召集“万国博览会”后，安定的环境和开放的政策刺激了西北商业发展，中原的丝绸、漆器、药材、青铜器、瓷器源源不断地通过河西走廊输入西域各地，西域的玉石、马匹、珠宝、香料也常年不断地途经河西走廊输送到中原各地，中西交流的大道——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甘州、凉州、山丹都成为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堪比今天的沿海开放城市。

从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到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的张掖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接纳西域客商使者、以包容的胸怀促进诸多民族融合、以兼蓄的气度承接多元文化东渐。极像本土植物柽柳，无论寒暑雨雪，皆可凌风而立，淡定而又热烈，谦卑而又坚韧，遥看三五株，春去秋来，不觉间已是蔚为壮观的林海，挺立在丝路古道边摇曳生姿。

在宫廷内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工艺原料和技法的输入、造型和纹饰的接纳、西洋绘画在宫廷中的传播等方面。而西方王室贵族将房间装饰成中国风格，刮起崇尚中式建筑的中国风，则是东风西渐的体现。

“这些文物为我们打开了一道历史之门，让我们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航线，更是联系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这种往来和交流，体现出当时最高层次的文化碰撞，也是王朝政治和宫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故官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

徜徉于展厅，仔细观赏一件件精美展品，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中外使臣执节往返、宗教信徒越洋传教布道、满载新奇货物的巨舶在茫茫大海上远航的景象，使人不禁有穿越时空之感。当年的盛况虽不能再现，但留存下来的遗物，却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故宫展出140件海丝文物

紫禁城里听潮涌

□本报记者 郑娜

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5月8日在午门西雁翅楼展厅开幕。此展览系故宫博物院首次利用院藏品举办的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型展览，共展出有关各类文物珍品140件（套），包括陶瓷、书画、图书、玉器、金银器、法琅器、钟表、科学仪器、武备、家具等门类。

古老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对外往来的

门户。宋元以降，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特产，通过中国东海、南海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随帆远播。

随着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和追捧，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外要求来样加工制作的产品。与此同时，域外的科学思想、工艺技术、仪器、医药以

及香料、宝石等生活用品也漂洋过海，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一些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宫廷，融入王朝政治和宫廷日常生活。

故宫此次展出的140件文物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贡使往来的礼品、外国传教士带来的礼物、臣属的进献、宫廷采购与定购、奉旨由宫廷或地方作坊仿造的舶来之作等，集中反映了明、清两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互动。



清雍正青花叶纹开光花卉纹双耳带盖汤盆